



SHIJIE WENXUE M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

十日谈

薄伽丘（意大利）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十日谈

著 薄伽丘（意大利）

【第二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故事五

听了这个夜莺的故事，女郎们都笑得曲背弯腰，直到菲洛斯特拉托讲完，还是笑个不休。女王等笑声平静，才开口说：

“的确，昨天你使众人受苦，今天搔搔众人的痒处，是不能非难的。”这时该轮到内雪莱讲，领了女王的命令她欣然说：

菲洛斯特拉托的故事发生在罗黑拉，我不妨也在那里停留片刻。

我讲的是以前法诺城里有两个伦巴第人，一个叫克雷莫纳的威多托，另一个叫帕维亚的贾科米诺。他们年轻时当过兵，征战南北，现在老了。威多托去世时没有儿子，除了贾科米诺以外，没有亲戚和其他的朋友可以托付后事，就把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托付给了贾科米诺。

再说法恩扎城经过连年战争，民不聊生，这些年开始恢复，宣告说凡是愿意回去的人都欢迎回去。贾科米诺以前在那里呆过，很喜欢那个城市，就收拾了全部家产，带了威多托的女孩回法恩扎居住。他对待那孩子和亲生女儿没什么两样。

女孩长大后出落得十分美丽，成为全城最美的姑娘。她不但貌美，人品也娴淑端庄。好几个小伙子开始追求她，尤其有两个体面的青年，一个名叫詹诺雷·塞维利诺，另一个叫明希诺·米戈莱，对她十分爱慕，都想赢得她的青睐。两人明争暗斗，互相仇视。姑娘满了十五岁，两个青年都想与她结婚，可他们的家长各自都有理由不同意，于是两人想别的办法要得到姑娘。

贾科米诺家中有一个年老的女仆，另有一个男仆叫克利威罗，是个旷达好交游的男子。詹诺雷与这个男仆关系很密切，看看时机已成熟，便对他实说了自己的爱情，请他帮忙，并且答应给他极大的报酬。克利威罗说：

“我所能尽力的，只有待贾料米诺出门赴宴的时候，带你到她那里。至于代你进言，她是不愿听的。你如果认为是良策，愿意这么做，我必定帮你的忙。”

詹诺雷认为这是很好的计策，便也同意了。

另一方面，明希诺与那个年老的女仆很亲密，数次动用女仆，代通心曲，几乎把女子对他的情爱煽起了，她此外又答应明希诺，遇到贾料米诺晚间出门，愿意带他进去与女子相会。

不久，贾料米诺果然与一个朋友去外面晚餐。男仆通知詹诺雷，并且相互约定，只要看见预定的信号，就是门已开着请他进来。年老的女仆完全不知这些事情，看到主人夜出，立刻通知明希诺，让他在屋子的附近等着，看到她的信号就可进来。

各自为谋的两少年又各怀敌意，天色人暮时，都带着几位武装朋友一块去，认为一举手便可以占有这个女子了。詹诺雷与他的朋友在附近一位朋友的家里等信号，明希诺同时与他的同伴在附近一个僻静的所在等待。

贾料米诺出门去了，克利威罗和女仆都想支开对方。克利威罗对女仆说：

“你怎么不去睡，在屋里转来转去干什么？”

女仆反问道：

“你怎么不去接主人？你吃了晚饭在这等什么？”

两人互相拉扯，谁都没能达到目的。克利威罗眼看和詹诺雷约好的时间快到了，心想：“我何必理会这个老婆子？她不知好歹会自找苦吃。”于是，他发出信号，打开门，詹诺雷带了两个朋友冲进屋，在客厅里看到姑娘，动手就想抢人。姑娘挣扎呼救，女仆也大喊大叫。明希诺和他的一伙人闻声赶来，姑娘已被拽到门外，他们拔剑骂道：

“嗨，恶棍！你们去哪里！没有这么便宜。太平世界胆敢抢人，你们这批混蛋！”

话没说完，战斗跟着开始。听到闹声，邻人或举火，或带武器出来，都说施暴的人无理，帮助明希诺作战。经过长时间的斗争，明希诺从詹诺雷手中救回女子，送回贾料米诺的家里。战斗未毕，一个警官带着几名警士，就捕走了许多人。明希诺、詹诺雷与克利威罗都被捕入狱。事情过后，贾料米诺方才回家。为这件事，他极为抑郁，但是细查事件的经过，女子的确无可责难之处。他心气平静了一些，唯恐再有同样的事情出现，他决定从速给她输婚嫁事宜。

第二天早上，闻知此事的两位青年的亲属，深恐贾料米诺据理诉求，两个狱中的青年将大难临头。大家约齐了，去见贾料米诺，求他体念彼此间平素的交情，别因为少年人的胆大妄为，过于生气。他们并且自行提出如贾料米诺要求任何赔罪条件，他们与两个青年，都能遵命。饱经世故，而且性格慈厚的，贾料米诺便率直地回答说：

“各位先生，我一向同各位交情不薄。无论在我的故乡或在你们的家园，不论为这事件或者为别的事情，都应该让各位满意。但是我对这事件特别应遵从各位的尊意，因为你们的少年只将你们自己的朋友戕害了——这女子不姓帕维亚，也不姓克雷莫纳。如同大家所想像的，她确实是你们扎恩沙人的女子。但是我不知道，她不也晓得，甚至将她托我的人也对她是谁的女儿不明了。因此我说，你们的要求是可以实行的。”

听到这女儿是法恩扎人的女儿，众人都有点惊异，他们先感谢他的宽大，随后请他说明女子的来历。贾料米诺说：

“克雷莫纳的威多托是我的朋友，他临终前对我说，腓特烈皇帝占领这个城市的时候，士兵们四处掳掠。一天，他和几个伙伴闯进一户人家，屋里钱财不少，但没有见到人。整座房子里只有这个小女孩，只有两岁左右。她看到威多托上楼，忽然叫他爸爸。威多托动了怜悯之心，把小女孩和屋里值钱的东西都带到法诺城。他临

终前叮嘱我等女孩长大后给她找个夫家，把原来是她家的财物给她当嫁妆。如今她到了待嫁的年龄，但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夫家，否则也不会发生昨晚的事了。”在场的人中有一个叫圭列米诺·德·梅迪奇纳的，当年也和威多托在一起。他还知道威多托闯进的那户人家，看到那个人也在场，就走到他面前说：

“拜拉步乔，你听见贾科米诺说的话了吗？”

“听到了，我正在想这事呢，因为我记得当年兵荒马乱的时候，我失去了一个女儿，年龄和贾科米诺说的相似。”

“我想她一定是这个人，”圭列米诺说，“因为我曾经听到威多托说起他所得的战利品，而且知道他所掠取的恰是你的屋子。试想一下，在身体上有没有能识别的记号，再来验看，就能断定是不是你的女儿了。”

拜拉步乔沉思，记起女儿左耳上边，有一个十字形疤痕，是疮疡受割治的结果，那正是在变乱发生前不久的事。他不再狐疑，走到贾科米诺面前，请求一起去见那个女子。贾科米诺欣然把他带回家，喊女子出来相见。拜拉步乔看见她与妻子的面貌很相似。但是他不敢造次，请贾科米诺允许，要掠她左边的头发到耳朵上，贾科米诺答应了。

走到她面前，拜拉步乔用右手将她左边的头发掀开，看到十字疤痕依然还在，知道这女子果真是自己的女儿，不禁泪下如雨，非常温柔地去爱抚她，但她表现出莫名其妙的抗拒。他转向贾科米诺说：

“好兄弟，她是我的女儿。威多托抢劫的是我家。当年我们逃得慌乱，孩子的妈，我的妻子，竟忘了孩子仍在屋里。后来房子被烧了，我们认为她困在里面给烧死了，现在才知道她仍活着。”

姑娘听见这话，再看那老人一脸慈善，明白不会有假。她出于父女本性，主动上前拥抱他，忘情地哭了起来。拜拉步乔把她的母亲、兄弟姊妹和其他的亲戚叫来，给他们介绍，叙述了事情的前因

后果。大家惊喜地与姑娘拥抱，把她带回自己家，贾科米诺也十分高兴。

地方长官是个通情达理的人，知道了关在监狱里的詹诺雷是拜拉步乔的儿子，又是那姑娘的哥哥，决定饶恕他干的蠢事，并且和拜拉步乔及贾科米诺一起调解明希诺和詹诺雷两个青年之间的宿仇，还作主让姑娘嫁给明希诺，亲戚们都非常满意。克利威罗和与此案有关的在押的人全部释放。明希诺快快乐乐地举行了盛大婚礼，把姑娘娶回家，以后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故事六

内雪莱讲完了女郎们喜欢听的故事，女王命潘得尼雅接着讲下去。她立即抬起笑靥，开始说：

秀美的各位姐妹，爱的伟大，能让恋爱的人们，费尽心力，历尽艰险，这在过去与今日所述的事实，都能看出。但是我觉得这种事实还是可喜的，少不得现在再加上一套。

靠近那不勒斯港口的伊思基亚岛上有个叫做蕾丝蒂杜达的姑娘，她年轻漂亮，朝气蓬勃。她的父亲玛林·波嘉逯是岛上有威名的绅士。附近普罗奇达岛上住着一个叫詹妮的青年人对她一见钟情，爱她胜过爱自己的生命，她回报了他的爱情。他不仅白天从普罗奇达来看她，偶尔晚上没有船只，他甚至游泳到伊思基亚岛，就算见不到她本人，就在外面看一眼姑娘家的围墙也是好的。

正在他们两情相悦的时候，一天姑娘自己到海边去游玩，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用小刀挖落潮后夹在石缝里的海贝，不知不觉来到一个礁石环绕的地方。事情也真不巧，几个西西里岛的青年人乘坐一条三桅船从那不勒斯经过这里，抛锚上岸休息，并且找点淡水喝。他们看那姑娘十分美丽，四周也没有什么人，便起了歹意，决定把她抢走。姑娘叫喊挣扎，但拧不过他们，被抓住带上

船，带到卡拉布里亚。几个恶少都想占有姑娘，争吵起来，相持不下，又怕伤了和气对彼此都没有好处。最后商量下来决定把她献给西西里国王腓特烈。国王那时还年轻，喜好美色。

他们到了马勒摩果然这么做了。国王见了姑娘非常满意，但那时他身体欠佳，便吩咐侍从把忧伤的姑娘暂时安顿在古巴园内精致的楼阁里，好好侍候，等国王康复后再作安排。

女子失踪的事叫伊思基亚岛的民众出现了很大的骚动，尤其让他们不安的，是不知道这是谁干的。对此事最关切的一个人是詹妮，他打听了那伙劫匪的去向，马上预备一只船，带上武装，沿着海盗船逃去的方向一路跟踪前去，四处探访。在某处岛屿，他探知他的情人已被几个西西里少年载往马勒摩去了。詹妮立即赶到那，详细查询，知道情人已被送入王宫，现在住在古巴花园里。悲伤极了的他感到前途黯淡，不仅不能将她救回去，恐怕要再见她一面，也是绝无希望了。

但是爱情的力量把他留在那里，他觉得无人认识他，便把船只遣回，自己一个人住下去。他常常在古巴花园外徘徊着。恰巧有一天，看到她站在窗口，而且她也看见了他，二人都觉得有极大的快乐。看到那地方非常荒凉，詹妮便走上前去，同她谈话，并发现了此后要和她谈话的方法。他告别之后，又仔细观察那个花园的地势。等到深夜，他再回到那里，从一棵大树上毫无困难地逾越高墙，纵身园中，在园中找着一块颇长的木板，他拿来靠在情人的窗口，借它攀登上去。

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所谓荣誉的女子，在过去这荣誉是极力护卫着的，眼前又觉得找不着更可靠的人可以相托。所以她决定要满足他的肉欲，请他将她救回去。所以她让窗门开着，叫他易于入室。他攀至窗口，见窗扉没闭，立即跨了进去，在女子身边躺下，她此时尚未人寐。女子将自己的志向告诉他，求他救她出去。詹妮说这是他唯一的希望，岂有不尽力之理，又说等他先预备一切，下

次再会时，就能相偕逃走。二人于是相互搂抱，施行恋爱上除此以外无可复加的那件乐事。当他们重复数次之后，不觉进入梦乡，仍彼此拥抱着。

再说国王，他初见到姑娘就分外喜欢，那晚感到自己精力已经恢复，忽然想到了她，尽管天快亮了，仍然想去和她玩一会儿。他带了几个侍从偷偷地去古巴园，进了楼阁，下令打开姑娘的卧室，不要惊醒她。然后他举着一个双枝烛台进了门。他朝床上一看，只见那姑娘身上一丝不挂抱着一个小伙子睡得正甜。他虽然嘴里没有出声，但心中不禁大怒，几乎要拔出身边的匕首当场把这对男女杀死。但转念一想，认为杀死两个睡着的、毫无防范的人，对谁来说都是卑劣的行为，身为国王更不能这么做。他强压怒火，决定要在公众面前用火刑把他们处死，以平自己的愤怒。便转身对随他进屋的一个侍从说：

“我对那个女人存有厚望，她却做出这样无耻的勾当，真是岂有此理！”

国王又说那小伙子色胆包天，竟然到他的花园里来羞辱他，问侍从认不认识那小子。侍从回答说未曾见过此人。国王气急败坏地走了出来，命令把这对偷情的男女就这样赤裸裸地绑起来，天亮就押到马勒摩，背对背地绑在一根柱子上示众，午前祈祷时依照刑律把他们活活烧死。说完，他余怒未消地回马勒摩王宫。

国王去后，众侍从奔进女子卧室，毫不怜惜地将他们赤裸裸地绑了起来。见如此形势，二人知道转眼有性命之忧，心中的惊恐与悲伤，任何人都可以想象的。那些人按照国王的命令，把二人押到马勒摩广场，在火刑柱上反向绑着。在他们的眼前，准备柴薪火种，只等国王规定的时间一到，便要把他们活活烧死。

无论男女，全马勒摩的市民，都成群结队前去看这一对恋人。男人们挤在一边争着看那个裸体的女子，都称赞她十分美丽，是上帝的杰作；女人们跑到另一边去欣赏那赤裸裸的男子，也都说他是

漂亮健全的男子。两个不幸的恋人羞愧极了，低头呜咽，厄运悲哀。他们一刻一刻地等着，等待那惨忍的火刑。

当他们在广场上示众的时候，全城将他们构成的罪名沸扬扬，便传进卢吉里·奥里亚的耳朵里，他是个很勇武的这时做国王的海军上将。他跑到广场上去看他们。他先看称赞她果然美丽。然后去看那个男子，他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上前去，问他是不是普罗奇达的詹妮。詹妮将头抬起来认出了大将，便说：

“大人，我就是你说的那个人，可立刻就不是了，”詹妮看了他，回答说。

海军大将问他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为了恋爱，招来国王的愤怒，”詹妮回答。

海军大将让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听后正要匆忙，詹妮喊住他说：

“大人，假如可能，我请你替我求一个情。”

卢吉利问他什么事，詹妮说：

“我明白自己活不长了。我爱这姑娘胜于爱我自己的生命。是现在背对背和她捆在一起，我只请求把我们面对面地绑起。死前能看着她的脸，我就死而无憾了。”

“我一定替你求情，包管让你看个够，”卢吉利笑着说。

他离开前吩咐刽子手先不要点火，等候国王新的命令。立即去求见国王，显然国王仍在生气，海军大将问道：

“陛下，您命令把那两个年轻人在广场上烧死，他们有什么方得罪了您？”

国王说了原因，卢吉利接着又说：

“他们犯了过错应该受罚，可不该由你处罚他们。有罪本有功也应该奖赏，可陛下是否认识您要烧死的人呢？”

国王说他不知道，于是卢吉利又说：

“让你明白，因为一时的愤怒，你失掉了自己的理智。那孩子是难多福·普罗奇达的儿子，也就是詹狄·普罗奇达先生得着他的帮助，你才获得本岛的王位。那个女子是玛琳·的女儿，他的势力让伊思基亚岛永属我王的版图。而且这两人相恋已久，他们做这罪过（如果青年人的恋爱行为能叫做是受恋爱的驱使，并不是故意想侮辱我王。你何故要杀死？你论理应该很愉快地重赏他们，祝贺他们。”

到这话，国王知道卢吉里绝无虚词，觉得非常愧疚，不仅撤的刑罚，而且深悔一时的糊涂。他立刻下令，将他们解绑，官。他询问他们经过的事情以后，决定用荣耀与礼物来补偿受的损害。他为他们准备最华丽的衣服，知道二人早已同为他们举行婚礼，赠他们贵重的礼物，然后将他们送回家。乡，他们受到亲族的欢迎，一生过着愉悦和平的同居生活。

故事七

女郎们听到那对恋人将被烧死的时候，都忐忑不安，又听到他获救，个个破涕为笑，赞美上帝。故事结束后，女王令那丽盲讲，那丽塔笑咪咪地开口说：

美丽的姐妹们，在国王顾理摩统治西西里的时代，岛上特拉巴有一个叫亚美里哥·亚巴地先生的爵士，除了富有以外，他又很多儿女，他因此不得不多用仆人。恰好有热那亚盗船从利米海岸载来很多沿途掳掠的孩子，他认为都是土耳其人，也就买个。那些孩子看上去都像出身农家，其中有个名叫泰傲托·长得容貌清秀，似乎出身较高贵的血统。

虽然这孩子是奴隶身份，事实上却与亚美里哥先生的儿女们一样大。他不因现在的地位影响了天赋的美德，长得好举止也好，也好，使他的主人极为喜欢。亚美里哥先生认为他是个土耳其

人，就给他举行浸礼，取个彼得洛的教名，命他承担自己的事务，十分信任。

亚美里哥先生的儿女中，有一个名叫威兰特的女儿，是个柔弱美丽的女子。她因为父亲迟迟不理自己的婚事，爱起彼得洛来。但是她虽然爱他，虽承认他有高贵的风度与文雅的举止，却羞于启齿，不敢让他知道。然而恋爱终于解脱了她的烦闷。不约而同，彼得洛也常常在偷看她，并且倾心相爱，只有看到她的时候，才是快乐的时刻。但是他很怕人家知道，因为他认为这是不法的行为。不久，喜欢注意他的女子，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便故意卖弄风情，叫他知道自己也相悦之意，更增加他的信心。

这样过了很多时，双方虽然抱着共同的愿望，却谁都不敢先向谁说起什么。但是当二人同样被情火煎熬的时候，命运之神认为事情应当急转直下了，就大开方便之门，使二人将恐惧的心理打消了。

亚美里哥先生在距特拉巴尼一英里远的地方有座漂亮的别墅，他妻子经常带着威兰特和其他的太太小姐们去那里游玩。一次，彼得洛也同去了。那天天气非常闷热，突然间天空乌云密布，我们明白夏季气温高时容易变天。亚美里哥夫人和女伴们害怕在回家的路上遇到雨，要尽快赶回特拉巴尼。彼得洛和那少女年轻力壮，原本就比她妈妈和别的太太们跑得快，与其他人说是怕被雨淋着，还不如说是受到爱情的驱使，不一会儿在前面跑出去老远，再回头时已经看不到严美里哥夫人和别的太太们了。这时几声惊雷，豆大的雨点夹着冰雹铺天盖地倾倒下来，夫人和其他的妇女们躲进了一家农舍。彼得洛和少女一时找不到避处，便躲进一座破旧得简直快坍塌的茅屋，屋顶还有一角还算完好，能躲风雨，两人便挤在一起坐在那下面。地方太小，身体不免有些碰触，这让他们胆量陡增，埋在心底的爱情点燃了，彼得洛先说：

“希望这场冰雹永远不要停，我们一直这么待着有多好啊！”

“我也希望如此，”少女说。

说完这些话，两人的手拉到一起紧紧握着，然后开始接吻搂抱，外面的冰雹还没有停止。以后的事我不必一一细说了，反正没过多长时间他们便领略到了爱情最大的乐趣，两人还约定以后怎么再偷偷地享受这种甜蜜。一场暴雨终于停止。他们回到城里等夫人到后一同回家。

在那里他们又幽会了好几次，彼此都感到无限的快慰。但是他们幽会得太勤了，不久，女子因此有孕，这真叫他们不知如何才好。用了许多方法企图坠胎，但是这种违反自然的事儿，终难成功。彼得洛怕自己有生命之忧，想要逃走，先告诉她这意思。但是一听此话，她不觉凄然说：

“你如果逃走，我一定自杀。”

爱情方炽的彼得洛说：

“我的爱人，你怎么叫我留在此地呢？你的妊娠很快就会将你我的秘密泄露。你是不难获得宽恕的，但是一切罪过，势必全归于我之一身。”

“彼得洛，”女子回答说，“当然我的罪过，就会被人家知道了。至于你的，除非你自己说出，我是绝不泄露的。”

“你既答应替我隐瞒，”彼得洛说，“自然我不走了，但是须小心，不要失信。”

女子尽力遮掩妊娠的异态，但是逐日肿大的腰身，终于让她无可掩，不得不在母亲面前涕泣承认，并请求母亲救助。受到愁苦的袭击，母亲说出很尖刻的言词，并且要知道这是怎样来的。想保全彼得洛的女子只好隐藏事实，编造一派胡言对母亲说了。

母亲对她的话很相信，叫她到一所田庄里暂住，免得让人知道，丑事泄露。

瓜熟蒂落，生产的日子到了，那姑娘像普通产妇那样使劲叫喊。亚美里哥先生平时差不多不去那座别墅，姑娘的母亲认为他最

近也不会去，把姑娘安排在那里较为安全。事情也真不巧，那天亚美里哥先生打猎归来，经过别墅，听到里面的叫喊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走进去看。夫人见她丈夫突然到来，慌忙起来把女儿的事情告诉了他。他不像妻子那样易骗，一口咬定女儿不会不知道是谁做的坏事，非要弄个清楚不可。并且他说，假如女儿说了真话还可以得到饶恕，否则休怪他不念父女之情，结果她的性命。夫人尽力劝丈夫平心静气，相信女儿的话。但他抑制不下心头怒火，拔出佩剑向女儿房间跑去。一对老夫妻争论之际，那姑娘已生下一个男婴。

父亲对女儿说：

“告诉我谁是这个孽种的父亲，不说我就杀了你。”

姑娘见父亲这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怕他真会说到做到，被迫违背了她对彼得洛作出的承诺，把他们两人的私情全盘托出。绅士听后大发雷霆，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杀死自己的女儿，把她诅咒一通之后，骑上马直奔特拉巴尼去找国王委任的总督古拉多，控告了彼得洛干的事。古拉多下令逮捕彼得洛，严刑追问，逼他供出全部经过。几天以后，总督决定用绞刑处死彼得洛，行刑前还要鞭笞不众。亚美里哥先生怒气难消，要这对情人一起归天，把一杯毒酒和一把匕首拿给仆人，说道：

“拿这两件东西去见威兰特，对她说，她必须立刻自杀，服毒刎颈，随便选择。如若不然，我要将她在国人的面前焚毙，这是她应得的。此后，再将那个初生的婴孩一头撞在墙上，尸体让狗儿吃去。”

这是个为恶有余为善不足的仆人，接受了一个愤怒的父亲对女儿和孙儿的残酷裁判，便起身去了。

沿路彼得洛受到了鞭笞，押赴刑场，从一家旅店门前经过，里面刚刚住下三位利米尼亚的贵族。他们全是利米尼亚国王钦派的大使，将前往罗马，同教皇讨论关于组织十字军的重要事务，这时路

经特拉巴尼，极受当地人的欢迎，尤其是亚美里哥先生招待得更殷勤恭谨。他们当时听到行刑人押彼得洛从那里走过的闹声，就走近窗口观看。彼得洛裸着上身，两手反绑背后。三位大使中有位职位最尊贵的名叫芬奥的老人。当他看到彼得洛的时候，发现彼得洛胸部有一大片红色胎痣，通常妇人称之为“莓痣”。他看见这片莓痣，猛然想起十五年前在莱亚梭海岸被海盗劫走的儿子，一别至今，全无音讯。估量那犯人的年龄，他知道要是他的儿子还在人世，也正同这人的年纪差不多。他开始想象，这生有莓痣的人也许就是自己的儿子，又想如果所料不错，他应当还记得自己的名字，父亲的名字，以及利米尼亚的方言。所以在彼得洛走近窗口的时候，他就叫着说：

“泰傲托遛！”

听见喊声，彼得洛立即抬起头来，芬奥以利米尼亚方言问：

“你是谁的儿子？你是从哪来的？”监刑的军士为向这位贵客显示敬意，暂且停刑，于是彼得洛回答说：

“我是利米尼亚人，是芬奥的儿子，我是小时候被不相识的人拐卖到这里的。”

芬奥听了这话，完全确定那青年人就是他走失的儿子。他老泪纵横地和伙伴们一同下楼，在行刑队中挤上前去拥抱那青年，把自己身上一件华贵的斗篷脱下来给他披上，恳求行刑队暂缓执行，看总督是否有新命令。行刑队长说他很愿意等待。关于彼得洛的消息早已传遍全城，芬奥也有所耳闻，他立刻带了同伴和待从前去求见古拉多先生，说道：

“总督阁下，你命令作为奴隶处死的实际上是自由民，而且是我的儿子，小时候从家乡被拐卖到这里。据说他损坏了一位小姐的贞操，可是他愿意娶她为妻。所以我恳求阁下下令暂缓执行，先问问那位小姐是否同意接受他为丈夫。假如小姐愿意，那么不释放那青年人是违背于贵地的法律的。”

听到彼得洛是芬奥的儿子古拉多着实诧异。有些愧赧的他，承认芬奥说的不错。他立即回家，把亚美里哥先生请来，将详情告诉他。亚美里哥先生认为，他的女儿和外孙已经死了，真是悲痛不已，后悔莫及。但是他仍遣人急忙赶到女儿那里，收回前命。赶到那里此人看见先前遣去的仆人，把匕首和鸩酒，摆在她的面前。因为她迟疑不决，正要强迫她速择其一。奉到主人的后命，仆人放开她，回去见主人，把情况报告。亚美里哥先生听到女儿未死，好不欢喜，连忙去见芬奥。他向芬奥真诚道歉，请他原谅，直至泪下，并说泰傲托逻如果愿意娶他的女儿为妻，他是非常喜欢的。芬奥接受他的歉意，并说：

“我也认为我的儿子必须娶你的女儿。他如果不要，让裁判仍旧执行就行了。”

芬奥与亚美里哥二人同意以后，去见泰傲托逻，问这事他肯或不肯。他虽喜欢找到父亲，仍担心自己的生命，听说现在威兰特可以嫁他为妻，无疑这一喜讯如从地狱里跳入天堂，就说这是他想象不到的恩典，只要他们二位老人答应。

他们再派人去征询那姑娘的意见。她早就听到了泰傲托逻的情况和将要遭受的灾难，在此之前，她自己面对死亡的威胁，听到这个喜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答复说能做泰傲托逻的妻子对她是最幸福不过的事了。当然，还要听从她父亲的意愿。因此决定把姑娘嫁给泰傲托逻，举行了盛大庆典，全城的人都为那对恋人高兴。姑娘心情愉快，为她的儿子找了一个奶娘，很快身体完全恢复，比原来更加美丽，特去拜见公公芬奥。芬奥就要离开罗马，见了娇美的儿媳非常满意，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把她看作女儿一样。热闹了几天，他带了儿子、儿媳、外孙乘船回拉亚佐。一对恋人终成眷属，过着幸福安稳的生活，白头到老。

故事八

那丽塔讲毕，受了女王的命令，菲洛梅娜开始讲：

姐妹们，既然你们怜悯恋爱的人们，对于上帝严厉惩罚薄情之人，也一定是赞同的。

现在我要讲一篇快乐较少伤感稍多的故事。

拉文纳是罗黑拉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当地众多的贵族和绅士中间有一个名叫娜丝达乔·德·奥内斯蒂的青年，他继承了他父亲和一个叔父去世后留下的大批产业，因而十分富有。他还没有结婚，正如所有未婚的青年人都多情一样，他倾心于保罗·特娜韦耳莎利先生的一个女儿。那位小姐身世比他高贵，但他渴望用行为来博得她的欢心。虽然他的行为豪爽大方，值得称赞，但都不起作用，甚至引起小姐的厌恶。也许由于她的稀有的美貌，也许由于她高贵的门第，她显得非常矜持，冷漠，落落寡欢。总之，娜丝达乔和他的一言一行都不能赢得她的好感。他感觉难以忍受的痛苦，绝望之下甚至想过自杀。有时候，他想抑制自己，决定不再理她，甚至像她恨自己一样对她产生憎恶。可是这种想法不起作用，因为他越是这样想，希望上越是无望，他的思念爱慕也更加炽烈。那青年人沉缅于单相思中，颓废无度。一些亲友们觉得长此以往不仅他自己萎靡不振，他的财产也会挥霍得干干净净，所以多次劝他离开拉文纳，到其他的地方去住一段时间，让相思之情冷却二下，花费也可以减少。娜丝达乔对这种劝诫付之一笑，但亲友们苦口婆心搞得他不好意思再拒绝，终于松了口，答应了他们。他吩咐准备行李，似乎要出远门，到法国或者西班牙或者其他的地方似的：准备妥当，他骑上马，在许多朋友的伴随下离开拉文纳，到了三英里以外的一个叫做基亚西的地方。到了那里，他下令搭起帐篷，请陪伴的人回去，他自己住下不走了。朋友们回到拉文纳。娜丝达乔住下来，开始过